

水浒系列小说集成

顾同 马铸成

梅溪吉 主编



燕青李逵



【民国】
冷佛

续水浒传



出版社

水浒系列小说集成

续 水 浒 传

(民国)冷 佛 著
高 昆 校点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吕观仁 李春兰
封面设计：杨 群 李 栋

水浒系列小说集成

续水浒传
Xushuihuzhuan

(民国)冷 佛 著

梅庆吉 主编 高 昆 校点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(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)
哈尔滨市印刷六厂制版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·印张 12¹⁴/₁₆·插页 2

字数：300 000

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 000

ISBN 7-207-03551-9/I·573 全套十四册 定价：297.00 元

《续水浒传》

出版说明

《续水浒传》作者冷佛，原名王作镐，笔名佛，冷佛，满族，北京人，1858年出生，卒年不详。曾任《盛京时报》副刊《神皋杂俎》的编辑。著述颇多，主要有长篇小说《春阿氏》、《金指环》、《珍珠楼》、《恶社会》等。

《续水浒传》共二十回。作者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，同《结水浒传》一样，大骂梁山农民起义军为盗贼，写宋江、吴用等人千方百计破坏朝廷招安，甚至派刺客刺杀想要招安的林冲等人。还写梁山打家劫舍，攻城夺县，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。小说以张叔夜活捉宋江押送东京，其他人都受招安结束全书。

该书连载于《盛京时报》，时间为民国十三年（1924）——十五年（1926），未出过单行本。这次整理，即以《盛京时报》之连载者为底本。为尊重原著，通假字、异体字一仍其旧。

目 录

第 一 回	及时雨大英雄义军 鲁智深治狱东平府	(1)
第 二 回	赛夷吾洒泪张家店 鼓上蚤大闹安驾庄	(20)
第 三 回	过街老鼠剿匪升官 浪里白条散财均富	(40)
第 四 回	林大虎投诚归水泊 熊老五谋变反梁山	(55)
第 五 回	汶上县行者大施威 清溪洞方肥初作乱	(70)
第 六 回	闹临安群雄劫法场 归水泊五寨御官军	(86)
第 七 回	众山寨分取花石纲 定盟主群雄大会	(105)
第 八 回	及时雨倾心拜谒 智多星设计阻侯蒙	(130)
第 九 回	女魔王比武嫁英雄 矮脚虎东京入牢狱	(152)
第 十 回	秉忠诚大骂及时雨 谈肺腑激恼靠山王	(169)

- 第十一回 豹子头出镇临清军 (191)
张亚雄大闹曹州府
- 第十二回 三都监恢复定陶县 (208)
二虎将占据高唐州
- 第十三回 开封府定寨斩王英 (231)
宣武军考武谭祺
- 第十四回 现伎艺巧遇真天子 (254)
遭纆绁谈迷小京奴
- 第十五回 杭州朱劭积怨于民 (269)
莒国英雄平贼献策
- 第十六回 募死士官军谋制寇 (283)
中计兄弟大交兵
- 第十七回 审刺客激恼鲁智深 (307)
定军心乱鞭林大虎
- 第十八回 兄弟失和怀异志 (334)
神人共愤誓铲妖魔
- 第十九回 高俅杨进北面进兵 (352)
郭盛吕方南边备栈
- 第二十回 刘锦娘抱羞擒猛将 (378)
张太守鼓勇驾孤舟

第一回

及时雨大兴忠义军
鲁智深治狱东平府

话说玉麒麟卢俊义归卧帐中便得一梦。梦见一人其身甚长，手挽宝弓，要替着国家出力荡平贼寇，把所有梁山上一百单八个好汉一齐处斩。惊得卢俊义一身冷汗，微微闪开眼看堂上时，却见有一个牌额，大书“天下太平”四个青字，恍惚之际还听有众多刽子手喝喊声音，只觉心中突突乱跳。定神一想，怎作了这样恶梦？用被拭了汗披衣坐起，看桌上那盏灯半明半灭，约莫有四更将近，下地剔了灯花灼了灼，外间屋刀架上并无动作，方敢上床。又听有刀棍锁子剥刺刺响，越听越近已临窗外，惊得喝问道：“外间什么人？”只听是孔亮声调隔窗回话道：“员外勿惊。我等奉军师将令守护中军，今应是小弟值宿，又因戒严，不敢偷惰，故特往各地查看。员外睡罢。”卢俊义问道：“何事戒严？”孔亮道：“军师有令，因白日东平府来一伙人，一总都交与探事头领矮脚虎哥哥监收盘问哩。唯恐内里有何奸宄，故今日酒散后特令戒严。”卢俊义道：“你叫了燕青来。”燕青因不知何事，困眼蒙眈地进来。卢俊义坐下道：“我作一梦，你看是吉是凶。”遂将所梦长人及一齐处斩情形说了一遍道：“惊得至今还只肉跳。”燕青劝止道：“员外放心，万无那样事。况多是天星下界，蔡京那厮能奈我何？凌州兵将现都降

了，现又有东平府里百姓来请，情愿举城归附这里，叫派个头领去接作太守。员外这梦决是主吉的。”卢俊义道：“我也但愿。”当夜无话。

次日有吴用来请，一同至忠义堂坐定议事。王英请示道：“那起人们怎么发放？”宋江还未及发话，吴用起立道：“兹有一事与众位头领商议。东平府城现有些缙绅来请，说目下崔家堡有伙强人聚集有五七百众，打家劫舍无所不为。自宋江哥哥克陷以后，至今官家还未遣官。据说凌州现亦如是。黎民困苦于贼盗，不得安枕。因知我兄弟到处所行仁义，特来投奔我寨。请我于该处屯兵安防设堵，并派个头领去担当一切。我昨与宋江哥哥晚间商议，想我们聚义以来，替天行道，靖国安民，理应与地方出力，除暴安良去才是正理，就将来朝廷招安也有功绩。因将那缙绅人等监在这里，候着众头领定夺发落。”

众人都不知底里，目目相窥。鲁智深大叫道：“这又是不直性！昨天设誓，各有专司，洒家都已经依了，偏又这般鸟乱。谦逊哪一出，趁早痛快些！”宋江道：“恁的说时，鲁提辖错怪了。小弟以鄙猥小吏，谬蒙众头领推我为首。我等又上应天星，何敢违拗。但古语道得好：天道远，人道近。在我们聚义以来，患难扶持，誓同生死。原只为行侠作义，为民除恶。即如当日提辖三拳打死镇关西，不是为金老儿父女抱不平么？只恨贪官无情追捕，就晁盖哥哥在世，亦尝以天下不平事看作自己事，总想为国事尽点微忠，为地方百姓们图个安乐，更想要立些功业，备日后朝廷招降抵补前罪。不想还未偿大志抱恨归天，致使宋江益深悚惧。在先为晁盖哥哥报仇雪恨，先打大名府，接了卢员外。又打曾头市，活捉史文恭。又连为着史家兄弟闹了华山，上月又闹了凌州，打了东平，乱了东昌。合拢起来，宋江由顾命至今，除陷城攻镇、打家劫舍以外，竟一桩好事未曾作得。如今一想，好生可惧。”说到这里又眼望林冲等故为叹口气。引得卢俊义不住点头，一心因记着恶梦，说不好说，今听这话，倒佩服宋江哥哥不愧呼保义。又见那林冲、关胜、花荣、柴进并那边呼延灼、杨志、董平、徐宁、李应等都不知宋江

本意暗怀他志，听了这话，倒都叹服说道：“哥哥说的是。我等也甘愿为国尽一点忠。”宋江又道：“长此以往，作贼为盗，不但赵官家不能赦免，即我弟兄亦非初愿。因此与众位头领陈明鄙意，要守着昨日誓文，替天行道。”众人又道一声：“好！”宋江又道：“一来为报答国家，二来为报答晁盖哥哥在天之灵未竟之志，三来亦各谋建树，为翌日招安时有个禄位，博一个封妻荫子，岂不快乐？”林冲等都站起说道：“哥哥发令，林冲等没不依的。哪个人心不是血的？”宋江大喜道：“恁的才是。”因命军师传令，由即日起由军政司铁面孔目裴宣专任纠察，晓喻合山喽罗及各处大小头领，不奉哥哥命令不准杀人越货，违者重惩。卢俊义喜道：“哥哥此令，功德甚大。我想四山酒店为劫夺行旅客商害人的亦应废止，免干天怒。”宋江点点头，将欲发令，吴用拦住道：“事不要忙。今日急者在东平府，在乎兆庶百姓所关者大。员外此议可作缓图。”因命将弓都上弦刀都出鞘，将左右刀枪剑戟、斧钺戈旄、宝盖青幡、绯纓伞扇都一律张执起，传令叫东平府绅士进来回话，好问了情由时商议准备。吴用又目视四山酒店头领，和朱贵、张青等笑道：“员外所议废止酒店的事暂从缓了，你等亦各自谨慎些，免干天怒。”众人都唯唯应诺，心里都恼恶卢俊义，笑他假仁义。

一时有小喽罗带进几个人来，左右都喊叫堂威。众人看时，见獐头鼠目的几个庄家，自称东平府绅士跪倒堂前口称大王。为首二三人更加卑鄙，都穿的是宽袖儒生袍，腰系丝绦，头戴马丝冠，足下青云履。一个叫人头狗的姓包名亥民，原先也当过吏书，为因受了重贿被本县参革了。一个叫奸刀子褚必亮是本府行刑刽子。一个叫老掏灰吴德。三人在府城里面鱼肉小民，无恶不作。那日因梁山人马破了府城，他等要趁着扰乱出头作怪。不期有一个乡宦名叫赛夷吾王大化的，兵火之余出头主事。他等因私心不遂，愤嫉之至，也曾与崔家堡盗贼名叫毛江的勾结一次。毛江因畏惧赛夷吾，又曾在王大化家里当过长工，如老鼠遇猫一样，哪有那大胆。这回因军师吴用前去缚人，叫来

为充作绅士。喜得人头狗等当先允许，又纠合吴德等约集本城的泼皮破落户四五十名，要赶着梁山庆贺之日齐来道喜。不想因到得晚了，军师有令，并有个写就的贺表叫他呈递并暗里使个人囑告许多话，须如此如此说方才合体。几个又格外恭敬捧进贺表。宋江都一一览毕。果然军师智化不小，却故意蹙眉道：“崔家堡贼怎的这般烈害？”人头狗道：“实在可杀。目下又勾结城里一个退任知县名叫赛夷吾的定要与我等为难，又欲去催请官军来苦百姓。小人因没了生路，才大寨里启请。”宋江又道：“你等也听说东昌、凌州都是怎样的？”吴德抢回道：“那何用问，定然是渴望这里如大旱仰望云霓，唯恐去得晚了不得苏息。”宋江和众人说道：“这也作难。我等要各城驻兵，因为百姓至重，前去抚恤。倘后有官军问罪或遣派太守时怎的对付呢？”包亥民俯伏道：“大王差矣！大王以替天行道为主，安民保境为归，四海苍生，莫不企仰。即如小人等现正于水深火灼之中，只有大王能登之衽席之上，万望以百姓为重，救民水火。”朱武亦自旁言道：“官军太守有何可畏？就让有国家柱石，命世奇才，都埋在草莱间，哪个见用了？就派太守也必来害人虫。哥哥不用虑，小民都这样尊戴，天心民意万不可违。”包亥民道：“大王要不派头领，合郡的里正社长必都要来了。小人因启请不去，也无颜回去了，望大王赐个死。”说着假意号哭，几人都伏地拭泪。李逵急了道：“直娘的缠障人！哥哥不派人，我铁牛利个市。这几时我两个铁家伙都干锈了。”宋江笑了笑，吩咐说道：“你等先回，这里我即必派人。”吴德等叩头称谢。吴用道：“粮草可必须筹备。”包亥民道：“那个极易。”遂将出一个手折呈与宋江。展开看时，乃措筹粮草的节略。宋江大喜，即日叫孔宣分路调拨人马，萧让去撰拟告示，金大坚、侯健篆镂印信，制备旌旗。

次日升帐，点马军大骠骑将军兼先锋使美髯公朱仝，率领马军一千驻守凌州，为忠义军凌州留守使。双鞭将呼延灼为忠义军大骠骑将军，领马军三千驻防城外，任抵挡官军、缉捕盗贼、维护地方之责。以

插翅虎雷横为副将，领步兵二百名兼军务观察使。次又点大骠骑将军兼先锋使青面兽杨志，率领马军二千进驻东昌府，为忠义军东昌留守使。金枪将徐宁为忠义军大骠骑将军，领马军五千驻防城外，任抵挡官军、缉捕盗贼、维护地方之责。以混世魔王樊瑞为副将，领步兵二百名，兼军务观察使。次又点探事马军头领矮脚虎王英，率领马军五百名速往东平，为忠义军东平留守使。以马军大骠骑将军兼先锋使九纹龙史进，领马军三千驻防城外，任抵挡官军、缉捕盗贼、维护地方之责。以鼓上蚤时迁为副将，领步兵二百名兼军务观察使。吴用因说起沧州、濮州、嘉祥等县亦须派兵，汶水一带亦须有水军驻守方无疏懈。宋江大喜，遂又派水军大将军混江龙李俊、船火儿张横各带水兵一千名，分配小船，巡行于汶水之上，遇军事紧急机密与马步各将军头领联络走报。又派黑旋风李逵、赤发鬼刘唐、八臂哪吒项充、飞天大圣李衮、病关索杨雄、拼命三郎石秀，各领带马步兵二百，乔装易服，分布于濮州、兖州、郛城、莱芜、定陶、嘉祥等处，相机动作，杀赃官，戮恶霸，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。

分拨已定，由军师公孙胜择定吉期，裴宣亦写得告示分送各寨，各依拨定次序依次下山，不得有误。此时又正值夏初，天气清和，绿荫初密，麦风正暖，野草初肥。军卒以逸久而骄，静极思动，巴不得有个机会出去走走，因是都高高兴兴，欢喜之至。宋江与吴用两个置酒饯行，勸免许多言语。众家头领亦俱于起兵之日把盏饯别。

当先一队为矮脚虎王英。宋江嘱告道：“吾弟此去务宜谨慎，俟诸般安置就续好送我义妹赴任。”吴用亦特为嘱告道：“你的大病便是一个色字，此去与史家贤弟同心戮力，多多谨慎。你现作管民官吏不比冲突打仗，如有舛错我们梁山名色须不好看。”孔宣亦嘱咐说道：“那里有为难案牍须问孔目，民间细琐要问绅士。”王英都一一应诺。宋江又道：“史家贤弟，愚兄也不必嘱告。行院里人没有好心，愚兄与你都受过揶揄的。只有毛江，宜早为处置了。那厮儿大弄，必想要与我

对。或剿或抚，都但凭两兄弟商议作主，早来回报。”二人都诺诺答应，领众拜辞。一时有三声炮响，旌旗摇动，刀矛并举。只见有凌州军马、东昌军马并杨雄、石秀等，乔装军队，数声画角，相继下山。王英与史进、时迁领队前行，辞了众人，一径往东平府来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东平府近日有赛夷吾王大化出头主事，虽当乱后，治了个四野平安，万民乐业。一面与济州军都统制去了加紧公文请兵剿匪，并请着申奏朝廷早派太守；一面与里正社长等秉公办事，此后就无有官府亦无妨碍。又按着乡村保甲守望相助的成例各乡自卫。城内亦聚合民壮，训练士兵，修补城垣，密防盗贼。商民因得以乐业，均极感戴。只恨有包亥民等勾串着提刑刽子褚必亮等，心怀不良，屡图破坏。这日又得遇梁山派为绅士，便一发得了意。连日又吹了风去说梁山忠义军不久将至，商民要能将王大化绑缚送去，必有重赏。又说有梁山委派他作知府，大军一到即可上任。众人因不知高低，怕他要真个如此，小民吃苦，遂聚集不少人来问大化。又见有几个买卖家也都去王家询问。大化笑着道：“我都不怕。他等要不怕王法便去通贼。昨日有济州官军赍了批文来，大队人马不久就到。跳梁小丑，有何足惧。你等都各安生业，勿得惊恐。”众人散后，大化又自领女儿丽娘、娘子寇氏，故意为表示镇静，往九天玄女庙烧一回香，又故在州桥边热闹处行走一回。人们因见他这样，安静两三日。大化心里委实焦虑，日夜里念盼官军，全无信息。

这日有西乡里正来议公事并防备梁山之法。二人正说，只见有老掏灰吴德之子名叫吴顺的惊惶失色地进来禀道：“相公不好了，阿爹要反！”又气急声嘶地道：“相公快躲避，贼都到了。”大化摇摇头不叫他说，并喝命老院公拉他退去，回头再讲。里正惊疑道：“何以不问？”大化笑着道：“你不知道，这人有疯狂之症。因他家里中葺难言，他父叫老掏灰，新续个有夫之妇，带个孩子年方八九岁，倒娶个十八九岁的娘子。翁媳两个很是得意，只恨这长子老婆不肯越礼。翁媳父子每

常打骂，这人亦因此气得中了疯狂，终天际胡言乱道，恨他老子。”

里正叹息说道：“虽是恁的，也当防范。曩日我闻知吴用每每利用这般禽兽作为援助，老兄亦不可不察，小弟亦正为此事前来献策。”说着便去身边取一手折正递与大化看，只见有院公进来惊慌失色地禀道：“相公不好，吴德果然反了。”一语未了，只见吴德将引不少喽罗兵，都执刀枪棍棒直至庭前，唤叫王大化道：“大军到了，你怎不城外去接？”喽罗亦开口骂道：“直娘的大不敬。”伸手望大化一掌，拍的一声打个趔趄。里正见势头不正忙欲脱身，当前有一人遮住喝问名姓，又乱向身边搜索。可巧手内有那手折，吴德看了，乃建设团练局训练士兵剿灭梁山的计策。当和一喽罗头目使个眼色，头目就喝一声：“缚！”七手八脚捆翻在地。吴德指着道：“这人是元佑党人，只仗这王大官人多般庇护没镌入党人碑，今番捉了也为国除个害。”大化急着喝叫道：“吴德吴德，你待要反了怎的？生个人来没有人行，你道天下事没有良心天理吗？”吴德也并不答言，低头忍受。喽罗一见，愤得要捆缚大化。吴德止住道：“不要着忙，且叫腾了房，不腾时再理会。”又喝着院公道：“你须仔细些，赶快挪动着。这所宅院是设立支应局的，限你酉刻挪移别处住，桌椅家具概不许动。”说着又领喽罗闯至里院，见丽娘、寇氏并两个小丫鬟挺着打战。喽罗抢入去抱个丫鬟亲吻，还笑着问说道：“乖乖呀，你吃的哪井水这般肥嫩？”丫鬟连声叫爷哀告饶命。惊得那丽娘母女魂飞胆落，抱在一处抖。还幸没大罗哩，只周回看了看，将有的鹅鸭鸡羊并几个肥猪水牛都赶去了。

大化气得神昏志乱。院公相劝道：“相公快走，老仆看家。”众仆亦洒泪来劝：“相公以走为上策，一刻也不能住了。”丽娘亦呼爹唤娘，拉着两个丫鬟都欲寻死。院公亦出去觅车儿，为送着女眷好行。哪知把六街三市觅一个遍，为时都洒扫街道预备大军，铺家都挂彩悬灯表示欢忭。所有的车辆马匹都早被拿了去，并无一个在的，只好又趑趄催促。大化急着道：“走是走的，只愁没处去。”院公道：“相公若不嫌受

屈，到城东五里店老奴表弟的家里暂住一时。我那表弟也还是读书人，因好道学拜过濮州王老志为师，言人休咎事无一不验。相公若到得那里先占一课，问官军几日到。那人亦会些道术，可保无恙。”大化听了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寇氏就包些细软裹些行李，命两个小厮担着先行，记明在五里店李老侗家里见面。又委着院公看家，官军到时好去送信。大化亦仰天叹气无可如何，自领着娘子、女儿并两个丫鬟出了后门急急赶路。

院公亦放心不下，送至城外，眼看望东路去了，方肯返回。刚进城门，只见有众人喊嚷着禁阻行人不许通过，又见有众多喽罗持枪荷戟，由南门起直至鼓楼，一径到府衙门首都密密排布着，个个是明盔亮甲，凶眉恶目，有手拿棍棒的喝令着众多百姓都两手捧着香预备跪接。院公亦不敢违拗，跪伏于众人身后。道路两边，都是喽罗。

只听有数声敬炮，钲鼓齐鸣，画角都吹着得胜令，从打南门外旌旗飘动着，一队马军先行入来。门旗开处，左边是“替天行道”四个大字，右边是“忠义军”三个大字。又有些前营后营、左翼右翼的小旗。马军过处，有本府作公的并众士兵喝叫众百姓高叫大王。又待许久，众人都三呼已毕，才见有中军旗帜飘扬马上，一面是“忠义军骠骑将军”字样，一面是“东平府留守使”。又有小旗，都书是张王李赵头领的名姓。各旗前面有军官打扮的数骑头领簇拥一年逾三旬、微有胡须的大王，头戴绛缨双珥将军盔，身披裹金生铁甲，罩一件鹦哥绿丝战袍，系一条文武双股鹅黄带，穿一双鹰爪皮乾黄战靴，踏着是嵌银万字的黄铜镫，骑匹白马，项下红缯索，嚼环左右，有吴德、包亥民两个率着，背后有一座纛旗，上书是“矮脚虎王英”五个字。众人都口呼大王。吴德牵着马很觉得意。院公心里道：“这个畜生，好生无耻。”随便与众人起去拐入小巷，将至门首，有喽罗喝住道：“你是甚鸟人，敢进支应局。”院公道：“我奉了主人命看宅院的。”喽罗喝声道：“放你娘的屁。”说着只见各处牵羊担酒，有两院节级褚必亮并本城王管营见了院公道：

“你待怎的？”院公道：“我要进去。”两人笑了，带他入去。

只见这房里院里满住喽罗兵，有的仆人全被赶了。约至日暮，只见有吴德走来与一个小头领商议说话。院公在窗外立地望里偷瞧，只见有摆的酒肉众人正吃。吴德亦坐在下首，肋肩谄笑的斟酒布菜。数内的一人笑道：“大王亦无所嗜好，只喜一件，怕你又办不来。”吴德把箸子擦下，连跌足道：“我说怎的？这事是人之大欲，没不好的。”又拍掌道：“可惜晚了。”那人饮着酒道：“早晚怎的？”吴德笑着道：“刚才那雌儿是你见的，十人见了九个着迷，母女两人活像姊妹。头领要早些见告时怕不吃他走了。”又一个粗声笑道：“你竟是巴高枝儿，大王是人，我怎的不是人？在我梁山上俱平等的，偏你这鸟绅士趋奉大帽子。”吴德把脸儿红着急急辩道：“没有的，没有的，兄弟都一律相待，最好交友，曩来也不懂什么区别贵贱，只吃亏两个字就是心直。诸位都为民捍患为国勤劳，久在军营，还哪有那宗乐？容我去传告行院，来此伺候。”那人也不待说完，摔下酒盏道：“你闭了鸟嘴罢。这些爷们待你传说？明日还先去月下老人殿里烧柱香哩。”说着便解衣甲，换了件皂罗衫，系了双丝带，又欲去架上拿刀。一人拦住道：“你先少住。你真是赛李逵周二虎，忙的甚么？”吴德亦陪个笑道：“这爷气粗，和我是一般直性。”遂忙着推了盏，走向一喽罗耳边悄悄献个计。喽罗点点头，告知大众。

恨得那院公窗外咒骂不止，又见那吴德算道：“东家女眷好，西家亦有个老婆有些姿色。只是我不好陪去，不能为力。”二虎又急了，骂道：“放你娘的屁，爷们高乐还用你媒证怎的？”因喝命带着路，自就刀架上带了腰刀，掇条木棍，招呼大家伙带着家生，命吴德引着路，逢门便叫，遇户便敲，没有等级，不分贵贱，只遇有男的便打，女的留亲。像小儿失母一样，个个都抱个女的老早睡下。吴德亦选些好的送进府中，只说是本城行院，与大王作个乐。一为贺喜，表合城众百姓爱戴之诚，二来也算为绅士们孝顺之意。王英亦见了大喜，一因好色，二则与

夫人一丈青终天乐惯的，从军在外好生寂寞。遂到晚巡了城查了狱，又将那仓廩府库盘查一过。有当案孔目于庄、管营王永、两院节级褚必亮、绅士包亥民并亲随喽罗新派为虞候都管的带领喽罗们尚多伺应着。王英叫一律歇息，掩了府门。那众多喽罗们哪个不乐？个个都自寻方便往觅地盘。有掳住姣饶的，有掳个丑劣的。在初还拣论年齿选个肥瘦，遇了那老的病的十余龄的幼女俱都有免了，嫌不中用。至后因僧多粥少分配不匀，有三人一个的，五人一个的，无分老小，不问丑恶，但是个女体的无不中选。有遇着怯弱的，不哭不喊，任意行乐。有遇着不顺的，撞头哭喊，高声叫骂，几番轮转来昏厥身死的。有强迫不能遂当时请死的，有事毕寻尽的。男的都赶出街外，相聚恸哭。有的为女的求饶打伤身体的，有的为孝母爱女死于刀下的，有的要一家寻尽不愿活的，有的要与贼决死不顾命的，有的要上堂击鼓聚众鸣冤的，有的要前往济州请军剿匪的，七言八语。这时才想起王大化果有识见，若但依他，何至如此。又有个愤地叫道：“冤各有头，债各有主。我们若不是包亥民勾串着贼哪有这场辱，若有心的应报此仇。”又一个道：“我们白吵嚷，与其露宿，何如都到他家去结果了他，也与这合城出气。”众人道：“好！”蜂拥都奔至包家，撬门的撬门，上墙的上墙。这时若遇了包亥民，万剐千刀，亦都快意。不想还报应时辰未到，众人空骂。

亥民因惦记着王大化所住宅院，这时奉准作了支应局，索性将一家老小赴夜搬了去，只留个士兵小乙在家看守。那晚被个喽罗掳将出去，问：“谁家老小长的美貌，你知道么？”小乙踌躇道：“阿呀活爷！这时我领你哪去？家家都占的满了，只除是吴，”说到这里，又收住口。喽罗以刀来喝道：“无管谁家，我不论的。”小乙怵怛怛地说道：“不是有大王吩咐么，缙绅家里是不宜祸害的。”喽罗叫骂道：“呸！什么鸟绅士，混沌魍魉。若撩拨我的性起，俱剁了头。”小乙无奈，领他至吴德家内，方叫了门，又几个彪形喽罗跟着闯入。小乙回身见一个妇人奔出，

一时亦动了恶意。挽那妇人手，只装好意说躲到包家去可以暂避。妇人亦仓促之间着了了他的道儿。进门就上了栓扣了锁，急得那妇人叫骂。小乙亦不顾那个，按倒床上便欲欺辱。妇人是又咬又撞，又踢又骂。

正这当口，外面有众人叫喊，不住撬门，又齐声叫骂道：“害民贼，你混沌懂事的出来受死。”说时是迟，那时是快，有抢至厨里的先点了火。小乙亦急系裤子跑出来看，只见有不少的人齐拥进来，刚欲问话已早被手快的一拳搦倒。夜黑也不知是谁，七拳八脚，乱打乱搦。有觅了菜刀的，找了斧头的，刀斧并举，拳脚齐加。众人还咬牙切齿叫骂着打。小乙在地上挣命，乱滚乱叫着说：“是我，是我。”这时还哪里听得见。一斧下去，正中脑海，只听噗的一声白浆喷出，直溅那众人一脸，众人还狠命着实的打。只见那厨舍之火浓烟撞出，又乘是天旱物燥，一阵风来火光突起，直照这满院都红。屋中少妇也蓦地奔出来，借着火光，只见是披头乱发，上下衣服皆已撕碎，却用力掇条板凳，直望那死人身上又搦又骂。众人有识得此妇的，不是别人，乃正是老陶灰儿媳，吴顺的老婆。问其来历，才知那地上死的原是小乙。妇人就俯他身上扯破衣襟狠咬了一口肉，急急嚼着咽，又扑向火里去欲自焚死。众人都遮拦住，道：“何至如此？等找了害民贼死也不晚。”妇人亦嚼着肉骂，跟随众人，俱掇了木棍、兵器，蜂拥往东，一直到支应局来。

那时门外还兀自张着灯插着旗帜挂着红彩。妇人就拔了大旗拼力来撼，又向那灯彩一搅，齐声叫骂。院里有几个作公的望着这样儿急闭了门，又隔着门隙张望叫声：“不好！”院里有不少喽罗皆是身分卑小未曾出去，一闻有变都惊得出来看，个个都拿了武器，唤醒院公，又奔至后房去唤了包亥民一家老小上房去看。只见正西面火光烛天，外面有不少百姓聚着叫骂，都叫是：“害民贼出来答话。”亥民亦心惊胆落，浑身乱抖，倚仗有喽罗不少，勉强撑持着。上房张一回，只见有不少百姓叫骂自己。亥民心里道：“这准是和我为难，特来作对的。”因